

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 

International English

英语：国际通用语

Third edition

Peter Trudgill

Jean Hannah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爱德华·阿诺德出版社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Limited

(京)新登字 155 号

京权图字: 01 - 2000 - 005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语:国际通用语:标准英语地域变体指南/(瑞士)彼得(Peter, T.), (英)简(Jeam, H.)著;秦秀白导读.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4
ISBN 7 - 5600 - 1901 - 3

I. 英… II. ①彼… ②简… III. 英语 - 区域差异 - 研究 - 英文 IV. H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0808 号

English edition © Peter Trudgill and Jean Hannah 1982, 1985, 1994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or transmitted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This edition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Third Edition by Peter Trudgill and Jean Hannah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Ltd. It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terri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本书由爱德华·阿诺德出版社授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英语:国际通用语

Peter Trudgill and Jean Hannah 著

秦秀白 导读

* * *

责任编辑: 杨学义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cn>

印 刷: 北京鑫鑫印刷厂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12

版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 - 5600 - 1901 - 3/G·810

定 价: 16.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当代国外语言学与 应用语言学文库



专家委员会

主 任 王宗炎

副主任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润清	吴一安	李朋义	沈家煊	陆俭明
陈国华	胡文仲	胡壮麟	徐烈炯	桂诗春
顾曰国	戴炜栋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文秋芳	方 立	王才仁	王立弟	王克非
王初明	王逢鑫	王嘉龄	史宝辉	宁春岩
田贵森	申 丹	刘世生	朱永生	何兆熊
何自然	张绍杰	张柏然	张德禄	李宇明
李延福	李行德	李筱菊	杨永林	杨信彰
杨惠中	杜学增	汪榕培	邵永真	陈治安
周流溪	林连书	罗逸民	姚小平	祝畹瑾
徐盛桓	秦秀白	贾玉新	顾 阳	高 远
高一虹	黄国文	惠 宇	董燕萍	蒋祖康
韩宝成	蓝 纯	潘永樑		

策 划 霍庆文

Preface by Hallida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 Research Press is to be congratulated on its initiative in making these publications in linguistics available to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and postgraduate students of linguistics in China.

The books are a representative selection of up-to-date writings on the most important branches of linguistic studies, by scholars who are recognized as leading authorities in their fields.

The availability of such a broad range of materials in linguistics will greatly help individual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build up their own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subject. 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als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s as a discipline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helping to overcome the divisions into “English linguistics”,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so on which hinder the progress of linguistics as a unified science.

The series is to be highly commended for what it offers to all those wanting to gain insight into the nature of language, whether from a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or in application to their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as language teachers. It is being launched at a time when there are increasing opportunities in China for pursuing linguistic studies, and I am confident that it will succeed in meeting these new requirements.

M. A. K. Halliday
Emeritus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Sydney

王宗炎序

近年来，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国际贸易急速发展，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学外语、教外语、用外语的人多了；研究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人多了；开设这方面专业的高校也多了，语言学硕士生和博士生也多了。就是不以此为专业，学习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也不乏其人。为了给从事这个专业的师生提供便利，同时又帮助一般外语教师、涉外工作者以及汉语研究者开阔思路，扩大视野，提高效率，我们献上这套内容崭新而丰富的丛书——英文版《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

文库首批推出 54 部外国英文原著，它覆盖了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28 个分支学科。这批书是我们与各地有关专家教授反复研究之后精选出来的。出版这样大规模的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丛书，这在我国语言学界和外语教学界是破天荒第一次。

我们这样做，抱着什么希望呢？总的说来，是遵循教育部关于加强一级学科教育的指示，在世纪之交，推出一套书来给中国的外语教育领航，同时也给一般外语工作者和汉语研究者提供信息，拓宽思路。

我们希望这个文库能成为进一步带动外语教学改革和科研的发动机；我们希望它能成为运载当代外国语言学理论、语言研究方法和语言教学方法来到中国的特快列车；我们希望，有了这套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师生就能顺利地进行工作；我们希望，通过读这套书，青年外语教师 and 外语、汉语研究者能迅速把能力提高，把队伍不断扩大。

以上是我们的愿望，可是从广大读者看来，这个文库是否真的有出台的有必要呢？我们想，只要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客

观情况，就知道这套书有填空补缺的作用，是让大家更上一层楼的扶梯。

我们跟许多人一样，认为国内的外语教学和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是成绩斐然的，但是某些不足之处也无庸讳言。

在语言研究方面，有大量工作还等着大家去做。汉语语法研究，过去由于结构主义的启示，已经成绩卓著，可是现在虽则引进了功能主义，还看不出什么出色的成果。语料语言学是新兴学科，在我国刚刚起步，机器翻译从 50 年代就有人搞，然而其进展至今不能令人满意。

在语言理论方面，我们不时听到一些片面的、所见不全的论调。有人说，1957 年前西方根本没有什么理论语言学，其创始者是 Chomsky；也有人说，语言纯属社会文化范畴；还有人说，搞语言研究只有量化方法才是科学方法，定性方法不值得一提。

谈到外语教学，某些看法做法是分明不值得赞许的。有人以为交际教学只管听说，不管读写，也有人以为教精读课就是教阅读，不管口语。在分析课文时老师满堂灌，学生开口不得，是常见的；教听力课时老师只管放录音，对学生不给半点提示点拨，也并非罕有现象。

上述这些缺点，我们早有所知，现在我们更加明白，必须力图改进，再也不能安于现状了。为了改进，我们就得参考国外的先进理论，借鉴国外的有效措施。眼前这个文库，就是我们上下求索的结果。

在编辑这个文库时，我们在两方面下了功夫。

一方面，在选书时，我们求全，求新，求有代表性和前瞻性。我们不偏爱一家之言，也不只收一家外国出版社之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的主干学科固然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分支学科可也不忽视。语料语言学、语言统计学是新兴学科，我们收入了专著；句法学、语义学久已有人研究，我们也找到了有关的最新著作。

另一方面，我们邀请了国内知名的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为各书撰文导读，为读者铺平道路。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专著包罗宏富，初学者读起来可能觉得茫无头绪。为了助他们一臂之力，本文库中每一种书我们都请专家写了一万字左右的导读材料。哪怕书中内容比较陌生，谁只要在读书前看一下导读材料，读书后把材料再看一遍，一定能弄清脉络，掌握要点。

在结束本文时，我们想向爱好泛读的人们提个建议。语言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我们靠语言与他人协作；通过语言继承传统文化，接受外国先进思想和科学知识；利用语言来教育下一代，帮助他们创造美好的未来；语言又反过来表达着我们的个性和我们充当的各种角色。学一点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有助于增强我们的语言意识，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是有利的。我们不妨把此事作为一个项目，列入自己的日程。持之以恒，必有所获。

王宗炎

中山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导 读

英语属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的西日耳曼语支,形成于公元 6 世纪,相当于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公元 420—589)的梁朝(公元 502—557)时期,距今只有约 1500 年的历史。到了我国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世界上说英语的人仅有 500 万至 700 万,且仅局限于不列颠诸岛。可是 400 多年之后,即 20 世纪末时,英语竟成为一种国际通用语。这不能不说是人类语言史上的一大奇迹。按照英国 BBC 广播公司发行的电视系列片 *The Story of English* (1986) 的说法,当今世界上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约有 3.5 亿,使用英语的人数则接近 10 亿,且分布在世界各大洲;世界上四分之三的邮件、电报和传真是用英语书写的(尚未包括目前正在崛起的在“因特网”(the Internet)上使用英语传递“电子邮件”(E-mail)和进行“电子商务”(E-business)活动的事实);世界上 50% 的科技杂志是用英文出版的;而在计算机科学领域,80% 的信息是靠英语储存的。英语之所以被看做国际通用语,一方面是由于它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挥着暂时无其它语言可以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因为它除了是一些国家的母语之外,还作为第二语言或通用外语在许多国家使用。于是英语在世界范围内成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交往的有效工具。

然而,作为一种符号系统,“英语”是一种语言,就其使用情况而言,当今世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英语”(Englishes),“‘英语’这个名称事实上只是一个简便的称呼,我们不能望文生义地认为它是一种单一的、同质的现象;它是在世界各地和各种不同情景下使用的许多英语变体的集合。”^①

语言的变体(Language Varieties/Varieties of Language)是现代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命题。语言是我们“认知世界和描写世界的工具”,“是人与人之间交流情感和传输信息的中介”,语言也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和储存文化的容器”^②。我们生活在语言之中,同时又靠语言生活。语言在履行其社会职能时,会因其使用的地域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地域变体,也会因

① 参见 David Crystal & Derek Davy: *Investigating English Style*, Longman, 1974, p. 3

② 《许国璋论语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 年 pp. 6-11。

其交际目的、交际内容、交际场合、交际方式和交际者双方关系之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情景变体和功能变体,还会因社会因素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社会变体(或称社会方言)。此外,从历时角度看,语言还有其时代变体。因此,研究普通语言学的人要谈论语言变体;研究文体学、语体学、修辞学、语用学、方言学以及社会语言学的人,也把语言变体作为一个重要课题予以研究。本书是一部系统介绍英语地域变体的专著,其宗旨是帮助读者识别标准英语地域变体之间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以便做到在不同的交际环境下更加准确而得体地运用英语。

本书的第一作者是在瑞士洛桑大学(University of Lausanne)任教的英语和语言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 Peter Trudgill;第二作者是 Jean Hannah,其职业是非专职编辑(freelance editor)和写作顾问(writing consultant)。本书的第1版和第2版分别于1982年和1985年问世。我们现在引进的是经过作者进一步订正、充实和更新并于1994年出版发行的第3版。第3版不仅增加了有关美国英语方言和种族变体的内容,而且考察了在某些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或第二语言使用的国家业已形成的英语变体,如西部非洲英语(West African English;流行于赞比亚、塞拉利昂、利比亚、加纳、尼日利亚和喀麦隆等国)、东部非洲英语(East African English;流行于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等国)、印度英语(Indian English;主要在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等国使用),以及新加坡英语(Singaporean English)和菲律宾英语(Philippino English)。

全书共分7章,另配旨在说明各种地域变体元音系统的录音语料13段。第一章开宗明义,既界定了所谓“标准英语”(Standard English)的概念,又概述了英语各种地域变体的来龙去脉。篇幅不长,却很重要。作者说,本书讨论的“标准英语”包含四层意思:一是指“受过教育的人”讲话和写作时使用的英语;二是指正规教育中将英语作为外语或第二语言来进行教学的那种英语;第三层意思是:“标准”和“非标准”主要体现在语法和词汇方面,而并不由说话人的口音决定,因此类似 *I haven't got any* 这样的句子属标准英语,不论讲出这句话的人操什么样的口音;而 *I ain't got none* 这类的句子属非标准英语,因为其用语和语法特征不标准;第四层意思是:本书中所说的“标准英语”既包含正式语体,也包含非正式语体,因此 *I haven't got a bloody clue* 属标准英语,尽管 *a bloody clue* 具有非正式语体的色彩(*bloody* 意为 *damned*, *cursed*),而 *I ain't got no idea* 则属非标准英语。由此看来,一个人可以操很浓的“爱尔兰腔”讲英语,但只要他在用词和语法方面符合标准英语的习惯,

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他说的是“标准英语”——只不过他说的是标准的爱尔兰英语罢了。应该说,这样界定“标准英语”既全面又科学,因为它把英语各种地域变体的社会地位摆平了,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符合现代语言学的语体观。

在介绍英语的各种地域变体的来龙去脉时,作者明确指出:英国英语和北美英语(North American English)是标准英语的两大主要变体。前者包括受过教育的人在英国(包括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北爱尔兰)、爱尔兰共和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地使用的英语;后者指受过教育的人在美国、加拿大等地使用的英语。上述这些国家和地区所使用的英语又各自构成相对独立的地域变体。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在谈论标准的“英国英语”时,使用的术语是“*English English* (EngEng)”,而不是我们常说的“*British English*”,作者的理由是:本书讨论的“英国标准英语”(British Standard English)指的是“英国标准英语的语法和词汇与 RP 口音的结合”(the combination of British Standard English grammar and vocabulary with the RP accent)。虽然 RP 口音在不列颠诸岛(the British Isles)和整个英联邦(British Commonwealth)被认为是“有威望的发音方式”,但它毕竟主要是与 *England* 密切相关。因此,取“*English English* (EngEng)”一说,似更严谨。

本书的第二章讲的是属于英国英语体系的澳大利亚英语、新西兰英语、南非英语和威尔士英语。第三章和第四章讨论了北美英语的发音、语法和词汇特征,既概述了美国英语和加拿大英语之间的差异,也将这两种北美英语分别与英国英语作了一番比较。第五章讲的是苏格兰英语和爱尔兰英语,作者之所以专章讨论这两种英语变体是因为它们既有别于英国英语,又有别于美国英语,尤其是在发音方面。第六章讨论在西印度群岛流行的英语(West Indian English)和以英语为基础的克里奥尔语(English-based creoles)。第七章介绍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使用的各种变体,如西部非洲英语、东部非洲英语、印度英语、新加坡英语和菲律宾英语。对于多数读者来说,阅读第六章时可能会感到吃力一些,这是因为该章涉及一些与皮钦语(pidgin)、皮钦语化(pidginization)、克里奥尔语、克里奥尔语化(creolization)以及克里奥尔语单向化(decreolization)等有关术语的基本概念^①,而我们对流行于西印度群岛、

① 本文涉及的某些语言学术语的译名,均以《英汉应用语言学词典》(王宗炎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为准。

夏威夷一带以及西非塞拉利昂等地的以英语为基础的克里奥尔语接触甚少,了解甚微(有关各章的要点和难点、请参见每章的导读说明)。在撰写风格上,本书具有“手册”的风格,条目明晰,备有索引,查阅起来十分方便。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部信息量大、实用性强的学术专著。

在阅读本书时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首先应该抓住重点。我们应当看到:在剖析各种变体所具有的主要特征时,作者自始至终都是采取比较的方法、从语音、词汇和语法三个方面提供信息和阐发观点的;比较的参照点是标准英国英语,即作者所说的 *English English* (EngEng),其间也穿插一些不同地域变体之间的互相比。相同或相近之处,作者常轻描淡写或略去不谈;相异之处,则是作者论述的重点。这自然也是我们学习的重点。抓住了重点,自然容易做到学以致用。

其次,我们应当看到:各种地域变体之间存在的异同之处在语音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而语音上的“异”或“同”,又集中体现在元音系统上。“异”或“同”都有其渊源可寻,决不是偶然的或孤立的语言现象。比如,今日爱尔兰腔的“独特”,可追溯到中世纪英国的“南腔”和“北调”;加勒比海地区的英语听起来之所以“怪异”,那是受非洲多种语言影响的结果,也是皮钦语在成为克里奥尔语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产物。对于我们来说,了解各种变体在词汇和语法方面的差异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可是一旦触及语音方面的差异,我们则缺乏感性知识。建议读者务必认真对待本书使用的各种符号,其中既有音标符号,也有变音符号(diacritics),还有表示语音和语法特征的一般符号(详见目录之后的 Symbols)。这些符号与我们当前在教学中通用的符号不完全一致。把这些符号搞清楚了,借助录音资料,我们就能较准确地品味出各种变体之间在语音方面存在的差异。当然,我们很难想像:一个中国人到了苏格兰,能操一口标准的“苏格兰腔”,到了澳大利亚能操“澳腔”,抑或是到了加拿大能够自然地实现所谓的“加拿大英语元音升位”(the Canadian raising)^①。但无论如何,了解各种变体之间在发音方式方面的主要差异至少能够帮助我们听懂来自不同地域的“老外”所说的话。

与语音问题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 RP(Received Pronunciation)的“地

① 暂译作“加拿大英语的音位升高”,即把双元音/au/和/ai/中的第一个元音/a/升位为/Λ/音,尤其是在这两个双元音后接清辅音时,故 about 在“加拿大普通话”(General Canadian)中被读成/ə'baʊt/, right 被读成/raɪt/;倘若/au/和/ai/后接浊辅音时(如 bowed, bide),其第一个元音则不升位为/Λ/。

位”和“信誉”问题。从学术研究角度出发,本书作者在讨论语音问题时只能以 RP 作为参照点。然而,作者对 RP 的看法是很冷静的,这值得我们重视。作者认为,虽然 RP 口音发祥于英格兰东南部地区,但在英国,RP 腔本身已经不具备地域色彩了,在英国的任何地方都可以遇到讲 RP 英语的人,而电台和电视台播音员采用的也多是 RP 口音。因此,RP 英语被认为是中上层和上层社会人士说的英语。对于外国人来说,会说 RP 英语自然是件好事,但仅仅能听懂 RP 英语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因为真正从小就操 RP 口音的人仅占英国人口总数的 3% 至 5%; 只能听懂 RP 口音的人在与占人口总数的 95% 至 97% 的“老百姓”打交道时,往往会感到困难。显然,就外语教学而言,作者并不鼓励我们一味地追求 RP 口音。作者甚至认为,对外国人来说,真正掌握 RP 口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掌握苏格兰英语的口音要难得多。即使你能说一口流利的 RP 英语,到了英国你未必会得到“好报”——人家还以为你出身于“豪门贵族”呢,“老百姓”对你的反应并不总是有利的。

这使我们联想到近年来语言学界谈论的所谓“河口英语”(Estuary English)。1995 年版的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已将这种英语作为专门术语予以收录:

estuary English: a way of speaking English that is common in the London area and is now starting to spread to other areas of England. In Estuary English the letters 't', 'l', and 'h' are often not pronounced. (p.465)

所谓“河口”,指的是泰晤士河(the Thames)入海口的三角地带。从广义上看,它包括埃塞克斯(Essex)和肯特(Kent)地区。就其语音特征而言,“河口英语”是介于 RP 和伦敦土腔之间的一种口音,它既不像 RP 那样“雅”,又不像伦敦土腔那样“俗”;既可体现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又不易给人以“装腔作势”的印象,故颇能得到广大公众的青睐。特别是在 70 年代初英国中等教育进行改革之后,出身普通家庭的 11 岁以上的儿童都能进入强调素质教育的综合中学(comprehensive school),传统的 RP 腔早已寡不敌众,使得“河口英语”得以传播和流行,并有成为标准英国英语的主流口音之趋势。诚然,“河口英语”还在发展之中,语言学家们对它的认识和研究也还在进行之中。这或许是本书作者未对其专章论述的一个原因。

最后,我们应当看到:本书能为我们的外语教学提供一些宝贵的启示。比如,既然英语已经成为了当今世界的国际通用语,我们是否应该

有意识地让学生接触更多的英语地域变体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不仅如此,我们在教学中还应该重视“文体”和“语体”知识的传授和运用,传统的“铁板一块”式的英语教学要继续进行,“专门用途英语教学”或具有专业倾向的英语教学也应当搞好,使得不同类型的英语教学能够同时蓬勃发展。这并不是题外话,因为随着英语成为“国际通用语”,诸如 ELT(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EFL(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ESL(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TESOL(Teaching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EGP(English for General Purposes),ESP(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EST(English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EAP(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EPC(English for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EIL(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LOTE(a language other than English)之类的教学术语,也早就成为“国际通用术语”了。

第一章 标准英语的变体

本章文字不多,但很重要。要点如下:

(一)什么是“标准英语”(Standard English)?作者说,本书讨论的标准英语指的是“受过教育的人”使用的英语,是正规教育中将英语作为外语或第二语言而加以学习的那种英语;“标准”和“非标准”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语法和词汇方面,而并不由说话人的口音决定;“标准英语”既包含正式语体,也包含非正式语体。因此,类似 *I haven't got any* 这样的句子属标准英语,不论讲出这句话的人操什么样的口音;而 *I ain't got none* 这类的句子属非标准英语,因为其用词和语法不标准;*I haven't got a bloody clue* 属标准英语,尽管 *a bloody clue* 具有非正式语体的色彩(*bloody* 意为 *damned, cursed*);而 *I ain't got no idea* 则属非标准英语。这样界定“标准英语”符合现代语言学的语体观,因为它把英语各种地域变体的社会地位摆平了,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

(二)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是英语的两大主要变体。前者包括在英国(包括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北爱尔兰)、爱尔兰共和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地受过教育的人使用的英语;后者指在美国、加拿大等地受过教育的人使用的英语。诚然,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 and 地区不止这些,但那里的英语要么更接近“英式”,如拉丁美洲的福克兰群岛(Falkland Islands)英语;要么更接近“美式”,如百慕大群岛使用的英语(Bermudian English)。

(三)英语地域变体的形成不是偶然的。本章第2节介绍了各种变体形成的历史背景。虽不详尽,却勾画出了各种变体的来龙去脉。在阅读本章时,我们可参考有关国家的历史,将社会发展史与语言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必有收益。

第二章 英语、澳大利亚英语、新西兰英语、南非英语和威尔士英语

本章讨论属于英国英语体系的几种变体,既讨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又论述了其间存在的差异。作者在本章标题中将澳大利亚英语和新西兰英语合称为“澳大利西亚英语”(Australasian English),这并不意

味澳大利亚英语和新西兰英语属于同一种英语变体,而是从地理概念出发考虑问题的——Australasia 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其附近岛屿的统称。在本章的正文中,作者是将澳大利亚英语和新西兰英语作为相对独立的两种变体予以介绍的。本章的要点如下:

(一) 关于 RP 的地位和威望问题,作者的看法是很冷静的。作者认为,RP 口音虽发详于英格兰东南部地区,但 RP 腔本身并不具备地域色彩,在英国的任何地方都可以遇到讲 RP 英语的人,而电台和电视台播音员采用的也多是 RP 口音。因此,RP 英语被认为是上中层和上层社会说的英语,是一种表示社会地位的口音(a social accent),真正从小就操 RP 口音的人仅占英国人口总数的 3% 至 5%。作者认为,对于外国人来说,会说 RP 英语自然是件好事,但仅仅能听懂 RP 英语是远远不够的,而真正掌握 RP 口音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英国,许多以英语为母语的英语教师也只能操一种“近似 RP 的口音”(near RP accent)讲课。就元音系统而言,“近似 RP 的口音”与 RP 口音之间至少存在 5 个方面的差异。关于 RP 的辅音系统,作者提出 4 点看法,其中有关“声门塞音”(glottal stop)和“外加音/r/”(intrusive /r/)的论述更应值得我们重视(关于“声门塞音”和“外加音”的概念,请参见王宗炎先生主编的《英汉应用语言学词典》)。RP 口音也不是“铁板一块”,有“保守派”(conservative)和“先锋派”(advanced)之分;前者多体现在年长者身上,后者则多被年青一代采用。

(二) 这几种英语变体在语音、语法和词汇方面都各有其独特之处。在将其各自的语音特征与 RP 进行比较时,作者既讨论了音位上的差异(phonological differences),也考虑到了发音方式上的差异(phonetic differences)。比如,澳大利亚英语常把居于词尾的非重读元音/i/读作/i:/,故 seedy 听起来像/'si:di:/;very 被读作/veri:/,这属于音位问题;而澳大利亚人在发前元音时惯于将舌头更贴近硬腭,将长元音/ɑ:/读作/a:/,这属于发音方式的问题。在讨论各变体的口音(accent)时,作者区分了“浓厚的地方腔”(broad accent)和“轻微的地方腔”(mild accent),前者与 RP 口音相距甚远,而后者则接近 RP 口音,是当地社会上层人士或年长者惯用的口音。就词汇而言,一方面,它们都从当地的土著语言中借用了一些词语,成为其“专利品”;另一方面,某些英语词语的用法和含义在这些变体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语法方面的独特之处既反映在词法方面(如形容词比较级的构成形式),也反映在句法方面。类似的独特之处正是我们学习的重点。

第三章 北美英语的发音

本章要点:(1) 北美英语的元音系统和辅音系统(3.1;3.2);(2) 美国英语的方言(3.3);(3) 加拿大英语的发音及其与美国英语发音的区别(3.4;3.7);(4) 北美英语和英国英语之间存在的“非系统性差异”(non-systematic differences),主要体现在某些单词的发音和单词的重音方面(3.5;3.6)。

本章没有采用美国学者惯用的美国英语音标符号,而是沿用了第2章使用的英国英语注音方式。尽管如此,要真正领悟北美英语的发音特征,应该充分利用本书所附的录音资料。本章涉及的语音学术语,可参见书后的 Glossary 和王宗炎先生主编的《英汉应用语言学词典》。

与加拿大英语的方言相比,美国英语的方言要复杂一些,可分为3个方言区:

(1) 南部方言(Southern)区。美国人说的“南方”其实指美国的东南部地区。南部方言主要分布在南部沿海地区(the Lower South)和南部内地区域(the Inland South)。前者包括弗吉尼亚州(Virginia)东部、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东部、南卡罗来纳州(South Carolina)东部、佛罗里达州(Florida)北部、亚拉巴马州(Alabama)南部、密西西比州(Mississippi)、路易斯安那州(Louisiana)和得克萨斯州(Texas)东南部;后者包括西弗吉尼亚州(West Virginia)、肯塔基州(Kentucky)、田纳西州(Tennessee)、弗吉尼亚州(Virginia)西部、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西部、南卡罗来纳州(South Carolina)西部、佐治亚州(Georgia)北部、亚拉巴马州(Alabama)北部、阿肯色州(Arkansas)、密苏里州(Missouri)东南部、俄克拉荷马州(Oklahoma),以及得克萨斯州的大部分地区。

(2) 东北部方言(Northeastern)区,包括新英格兰东部(Eastern New England)和纽约市(New York City)。前者以波士顿为中心,包括缅因州(Maine)、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罗得岛(Rhode Island)、佛蒙特州(Vermont)东部、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东部、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东部和中部;后者以纽约市为中心,包括临近的纽约州(New York State)、康涅狄格州和新泽西州(New Jersey)。

(3) “美国普通话”(General American)。广义上讲,凡是不操明显“南方口音”和“东北口音”的受过教育的美国人,讲的都是“美国普通话”。从语音特征看,“美国普通话”又可分为4种:(A) 中东部(Central

Eastern)地区的“普通话”,分布在纽约州西南部、新泽西州内离纽约市较远的大部分地区、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东部、特拉华州(Delaware)、马里兰州(Maryland);(B)西部(Western)地区的“普通话”,包括华盛顿州(Washington)、俄勒冈州(Oregon)、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内华达州(Nevada)、爱达荷州(Idaho)、犹他州(Utah)、亚利桑那州(Arizona)、蒙大拿州(Montana)、怀俄明州(Wyoming)、科罗拉多州(Colorado)、北达科他州(North Dakota)、南达科他州(South Dakota);(C)中部地区(Midland)的“普通话”,分布在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堪萨斯州(Kansas)、衣阿华州(Iowa)西部、密苏里州(Missouri)的大部分地区、伊利诺伊州(Illinois)南部、印第安纳州(Indiana)南部、俄亥俄州(Ohio)南部及宾夕法尼亚州的西南部;(D)北部(Northern)地区的“普通话”,分布在明尼苏达州(Minnesota)、威斯康星州(Wisconsin)、伊利诺伊州北部、印第安纳州北部、俄亥俄州北部、宾夕法尼亚州北部、纽约州西北部和佛蒙特州西部等地区,尤在大城市中更为流行。

第四章 英国英语和北美英语:语法、拼写形式和词汇方面的差异

对中国的英语学习者来说,本章是最容易读的,或许也是最有实用价值的。学习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 北美英语和英国英语之间的拼写习惯和语法方面的差异并不多,一般不会影响交际。但二者之间在词汇方面的差异则非同小可,有时会造成误解,不可忽视。

(2) 在拼写习惯、语法和词汇等方面,英国英语和北美英语本身都不是“铁板一块”、毫无差异的,而是各自都具有地域上的变体形式(variations)和社会语用方面的差异(sociolinguistic differences),况且二者一直在互相影响,尤以北美英语对英国英语的影响为甚。英国年长者认为是“美国用法”的语言现象,很可能是今日英国年轻人的常规用法。任何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系统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语用习惯永远是动态的。

(3) 本章对语法方面的差异论述得十分详尽,涉及动词和动词短语(4.1.1; 4.1.1.3; 4.1.1.4)、助动词和情态动词(4.1.1.2)、冠词(4.1.2.3)、名词和名词短语(4.1.2)、代词(4.1.2.5)、形容词和副词